



## 寻家记

蒋巍

7月上旬的一天，《人民日报》副刊部的朋友来电，说他在朋友圈里见我去陕西榆林采访过治沙英雄石光银，如今石光银获得建党百年“七一勋章”，期望我写一篇报告文学。我同意了——这当然是作家应该做的。惜乎采访那天石光银有活动，采访进行得有些匆忙，后来我把他写进一篇治沙英雄群像的文章里。这回要写一篇较为丰实、完整的报告文学，我决定再去一次榆林，做些更深入的采访。恰好榆林市委宣传部部长曾德超在北京开会，我们便约定11日乘坐同一航班共赴榆林。该航班定于21点15起飞，不巧那天北京遭遇特大暴雨，我们在飞机上坐了4个多小时，直至凌晨2时许才通知航班取消，我们不得不悻悻地下了飞机。此时大雨依然狂泼如注，曾部长特意从榆林驻京单位要了一辆车，执意送我回家。我家是春节后搬进朝阳区广泰东路一片新社区的，高楼林立，树木葱郁。瓢泼大雨中，那位年轻司机驾车“乘风破浪”，开到广泰东路一带。浓浓的夜色中，我透过车窗雨帘，看到黑乎乎的一片楼群，一道长长的铁栅栏和熟悉的大铁门。“到了！”我叫了一声，于是下车和曾部长礼貌地拜拜。过后我撑开折叠伞，拉着行李箱，从门卫室叫出一位睡眼惺忪的保安说：“我住九号楼，请开门。”保安潇洒地向后一挥说：“九号楼就在那边。”我顺利地进了门，顺着大水横漫的甬道冒雨向九号楼走去。

走着走着，我发现不对了，根本找不到九号楼。漆黑的夜色和狂风大雨中，甬道上的路灯变得昏黄朦胧，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而且越转越糊涂，根本找不到北了。放眼望去，一栋栋黑黝黝的高楼比肩而立，威风凛凛，结构相似，模样相似，而且几乎所有的窗口都熄了灯。此时的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把雨伞也被狂风吹得翻转过，完全不起作用了，只好扔掉。就这样，我浑身透湿，顶着呼啸风雨，蹭着没过脚面的积水，拉着箱子在楼群中走来走去，犹如一只找不到窝的落汤鸡，那孤独和狼狈的样子实在够惨。

呵呵，终于依稀看到远处一栋楼的楼角上写着“九号”字样了！我加快脚步匆匆走过去，可一下又沮丧起来——这栋九号楼与我住的九号楼造型一样，环境却完全不同，显然是另一片社区的九号楼。我顿然意识到，暴风雨中的我肯定走错了门，进入了另外一个陌生的社区！此时已是凌晨3时许，我不得不给太太打了手机，说我找不到家了。太太赶紧披衣出门来找我，几嗓子高亢震耳的“蒋巍，你在哪儿？”顿时把好几家的灯喊亮了，却不见我在哪里。我说，千万别喊了，把别人家都喊出来就出大事了！再说我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方位，你怎么找？太太嘲笑说，你怎么这样笨啊？住了几个月的家都找不到，是不是老年痴呆了！这话伤害性不大，但羞辱感很强。我说，这能怪我吗？这一大片社区，楼型一样，铁栏杆一样，大铁门一样，街道一样，又遭逢黑夜暴雨，连闪电都一样，我分得清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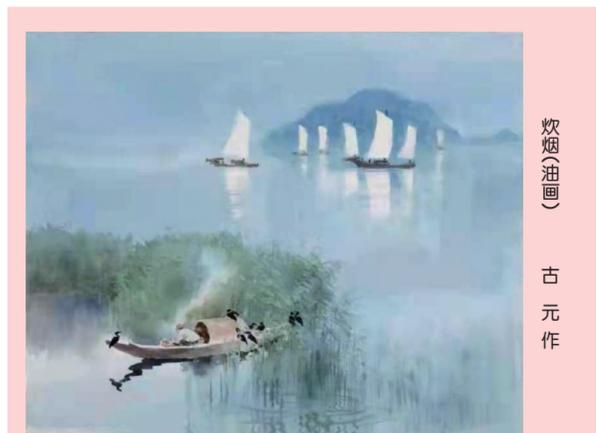
我不得不像一个踉踉跄跄的鬼影，拉着箱子继续冒着暴风雨在漫地积水中到处流浪，寻找自己的家。平日显摆的潇洒风度、优雅气质和假装的学问深度全没用了——因为没人看了。我不得不得想起早年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名字忘记了，剧情是一位准备回家的酒醉乘客上错了火车，去了另一个城市。因为苏联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所以两座城市是按一套设计图纸建设的：街道一样、街名一样、公交线路一样、宿舍楼房一样、连门锁都一样，室内装修和公家提供的摆设也一模一样。结果那位先生掏出钥匙，顺利进入自己的“家”便倒头大睡——自然闹出一个大笑话。在这个暴风雨之夜，同样因为我所住的那片大社区一切太相似了，我缩着脖子进错了院门，结果有此遭遇。

一直流浪到凌晨4时许，手机只剩下一丁点电了，我不得不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打电话向110报警，请警察叔叔送我回家。

10分钟后，一辆警车亮着警灯到达我所在的地点。我就像流落在孤岛上的旅人，向警察叔叔发出热烈的呼唤：“我在这儿！”

回到家，甩掉已经泡成鱼腩的皮鞋，吃了一碗太太做的热汤面便躺倒睡下了。第二天中午起来，才发现拉杆箱里已经透湿——因为拉锁没拉紧。怪不得那么沉呢！还好，在风雨中折腾了一整夜，我居然没感冒，爬起来又是一条好汉！

细想这一夜的“不幸”遭遇，也有我个人的原因。自2019年9月接受作协安排，为调查和写作造福于民、史无前例的全国脱贫攻坚战，10个多月我绕全国走了一圈，写了一本《国家温度——2019—2020 我的田野调查》。过后又赴贵州之约，5个月内按出版社给出的时限写了一本35万字的《主战场——贵州样板》，为此我连多数的午餐时间都省下了。总之，近两年我游四方，几乎成了“一个不回家的男人”，连搬家这种累死人的活计，都是太太拖着病体自己完成的。太太形容我“天天在咱家楼顶上飞来飞去，就是不落地”。即使回到家，我也是闭门不出，雕像般坐在桌前敲电脑，极少出门，所以对社区布局和周围环境少有所知，雨夜中找不到家自然也是难免。三天后，我终于飞赴榆林，去做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情。



炊烟油画

古元作

## 湖上团结

莫言

对萧山的印象，原本只有机场。起起落落的匆匆行程里，除了机场也来不及有别的。所以就造成了这么一种局面：提起萧山，似乎是很熟悉的；论及细节，几乎是完全陌生的。但其实，萧山岂止是机场呢？甚至可以说，机场之外的萧山才是它真正广大的世界。每次在萧山机场来来去去，我就会想，什么时候能在机场之外的萧山走走才好呢。

这次萧山之行让我遂了愿。主办方把我们分为几个小组，每组一人，各去一镇。我被分到了河上镇。初听这个名字，还以为是和尚，后来知道是河上。此和尚，彼河上，似乎跳跃得很。再后来才知道，原来此和尚与彼河上并不仅仅是谐音的关系，果然还有切实的渊源：位于萧山之南的河上镇是萧山、诸暨、富阳的交界地带，镇人民政府的驻地就叫河上店。相传唐朝末年，在河上店西南的黄通岭脚有座香火旺盛的广福寺，寺内僧人众多，和尚们在佛事之外的主要俗务就是开店经商，这便成了民众口中的和尚店，此店位于永兴河上游，于是就有了谐音为河上店，和尚——河上，就此水到渠成。分析起来，这两个名字，和尚是有趣，河上是有韵。当然，相比之下，作为一地之名，还是河上更适宜些，既避了佛家名讳，也将一个小店拓展出了宽阔的视野。

第一站是到河上镇政府观看乡镇治理端的数字平台，一面面蓝屏上呈现出了条理分明的“数字河上”，分为美丽乡村、幸福乡村、政务乡村、发展乡村、安全乡村五个板块。内容面面俱到：人流量分析和限流预警，当日的、当月的、全年的。水体检测的对象是里加湾水库、朱家坞水库、山坞水库等各种水资源。招商项目目前显示有22个，已落地的是大多数，还有待招商和对接中的若干个。还有各个村落垃圾分类红黄黑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接地气的乡村数据，一人一物，尽收眼底。从不曾想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百姓日常可以被如此细致地关注，简直是明察秋毫。在这里生活的安全感可以想见。

出得门来，便进入了感性弥漫的河上：玲珑有致的山上翠竹挺秀，道路两边的稻田和水塘茵茵润润，块块分明，造型多样的独栋小楼和粉墙黛瓦的老派民居间隔有序，不时有鲜花摇曳生姿。这典型的江南乡村之美，对我这中原女子有着致命的吸引力。随行的本地朋友说，河上镇是萧山唯一的全域都是景区的镇。每个村都是A级景区，还有好几个村是3A景区。怪不得移步换景，处处可赏。近朱者赤，近美者美，在这里住久了，想必颜值也许会有所提升吧？

不只是欣赏风景，也不只是享受服务，在河上，还可以欣赏到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比如板龙。板龙，就是板凳龙。在板凳上钻孔，插入木棒为柄，龙身卧在板凳面上，家家户户的板凳链接起来，就成了一节节板凳龙，供人举舞。板凳龙的规模大起来该是怎样的情形？介绍资料里如此写道：1983年杭州举行灯会，特邀河上龙灯去表演。老人们接到邀请后，夜以继日地赶制板龙，用了一个多星期制作了一条400多米长的板龙，足足装满了三辆大卡车。在武林广场舞起的板龙赢得观众一次又一次拍手叫好，在当时引起轰动。

我参观的微型板凳龙是孩子们的手工作品，玲珑可爱，用于表演的板凳龙则披红挂彩且金光闪闪。还有全部以竹子为材料扎起来的竹龙，健美硕大，龙眼龙须龙鳞，无一不是竹材，就连龙头里的舌头和舌尖上的龙珠也是，手工艺之精巧，令我瞠目结舌。

板凳龙主要用于元宵节的河上龙灯盛会，这项典型的地方传统民俗，早在2014年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开光、出灯、闹元宵、化灯等主要程序，每一步都有极强的仪式感。开光在正月初五。要从钱塘江、富春江、浦阳江汇合的三江口取来圣水，再由德高望重者用毛笔蘸上圣水涂在板龙的眼珠上，此为开光。正月十二是出灯的吉日，又细分为起灯、接灯、踏村、朝



## 如果生活在河上

乔叶

庙。板龙从祠堂出来后，沿途农户都会设香案，献供品、放爆竹以示恭迎，龙头则回以三点头赐福。一路上锣鼓喧天，还有“高照”和“宝马”随行。“宝马”由竹扎制，既高大又轻盈。“高照”是什么？正如门当户对的本义并不是形容词而是建筑的名字，“高照”居然也是这种性质。它是表演时引龙灯的竹梯，梯的两侧挂着数十盏红灯笼。梯有多高呢？近20米。六七层楼高呢。虽然所用的材质很轻，可到底体量太大，足有50多斤重。人还得顶着走，那该是多么壮硕有力且灵巧的人啊。

然后才是闹元宵。从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七，一共5天。为什么就这5天呢？因为传说中，唐太宗许给“泾河老龙”还原其身的时限只有这5天。5天狂欢之后，就到了正月十七晚上，这一晚，要在祠堂中绕柱舞龙，要用各种阵势和形式舞龙，如元宝抽心、柴升扣、蛟龙浆、蛟龙浆是最高潮，需得使出全部的热情和力气，舞啊，舞啊……最后的时刻，就是将龙头与龙段点燃，这就是化龙。

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他们描述化龙的场景，眼泪都要掉下来。这就是中国式的浪漫和奢侈吧：制作时精雕细刻，供奉时虔诚无比，最后却是爽快、果决、潇洒地，付之一炬，真是可爱可叹。据说化龙时可以去抢龙身上的东西，抢到就意味着吉祥如意。如果我在现场，不用说，那是一定会去揪龙鳞的。好像真的看到了那条龙，它被人们满怀诚意地创造出来，然后在繁华的世间盛装漫游，直至在火焰温暖热烈的“化”中，由永兴河到钱塘江，回到东海的家去。是的，它到底还是要回家的。正如无数的人们，到了某个命定的时刻，还是会回到自己的故乡。又正如泰戈尔唯一的中国学生、祖籍河上的知名学者魏风江的诗句所言：

阅尽世间万物，  
可这一切都没记住。  
独有我家门外，  
一株小草嫩叶上，  
冒着一滴露珠，  
它映出通天寰宇。

走在河上的乡村，觉得河上的节奏似乎是很慢的。千百年来，竹林就是这么葱翠，田野就是这么肥美。但其河上自有快的部分，那就是工业，简直可以说是日新月异。

中午和河上镇的徐书记简餐聊天，好奇地问他，农业和工业这两个板块的工作，哪个更有难度？他说，还是农业。谈到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谈到河上的每个村，谈到以“村民和睦、家庭和美、邻里和睦、村庄和谐、大爱和德”为目标开创新的“五和众联”乡村治理新模式，谈到东山村举办的首届乡村水稻音乐节一下子就收入了10万块，谈到游客们热衷于搞采摘，“村里的番薯都被挖光了！”……他兴致勃勃，滔滔不绝。是啊，农业之所以更难，是因为要面对无法复制的村村镇镇，家家户户，还有一个又一个的人。

他还谈到了产业的重要性。他说，没有产业，就没有乡村长久发展的持久动力。我对此非常理解。就如板龙这样的民俗来说，没有经济的支撑，要想恢复也是很困难的。经济越强的地方，才越有能力恢复民俗，保护民俗。富而思雅，这个雅，自然就是文化层面。想要雅，产业是基础，经济是基础，家底儿厚实了，民俗文化才有可能获得新的活力。

也许，理想的家园形态便是如此吧。风景很美，心很慢。道路顺畅，车很快。房子是老的，却仍坚固。河堤是老的，水却清着。老房子里有新的灯火，老河堤里有新的帆船，慢中有快，新中有老，快慢相间，新老汇通，互相激发和成就着，弹出一曲多声部的合奏。于是在这里的人们，他们所栖居的这个河上啊，便正如镇政府墙上写的那两句十分文艺的话，成了“回得去的家乡，到得了的远方”。



## 长篇创作是一个作家成长的过程

吴君

2003年10月，深圳关外的宝安、龙岗两个区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完成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向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改造工作。据统计，2018年底，深圳已有股份合作公司1045家，股民298474人，总资产1500亿元。这些股民，正是这个当年南海边小渔村上的原住民们。他们如何从一个守着土地生存了半辈子的农民变成今天的大湾区的居民，是我一直关注的事情。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汇聚了全国人民的心血与期待，敢拼敢干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实践，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了尤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深圳作家，我深切懂得自己是文学的受益者，更是改革开放的受益人。深圳作家生逢创作和发展的盛世，如何书写这片火热的土地，对每位作家来说都是一次新的考验。出于自身的原因，我与外界接触并不算多，对基层生活了解有限，对工作以外的事情所知甚少。经过20多年的创作，吃空用尽了生活的老本。面对社会巨大变革，思考视角固化，对世界与自我的观察、理解、表达上也有了惯性和模式，这让我常常感到不安和焦虑。广东作协组织的深入生活主题创作活动，及时为我破解了因对基

层生活、市井生活了解不足而导致的创作瓶颈的问题。我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深入生活期间，我不断与原村民交朋友，克服各种困难深入交流。查找资料，学习有关政策，翻阅有关历史档案。深入采访过40多位村民，至今与5位村民保持着密切联系。过程中我看到了热情似火、扑面而来、日新月异深圳，每天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景象。我不断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对流中，基层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的存在。通过深入生活，我了解到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基层干部所思所想，原村民的喜怒哀乐，真切感受到了时代留在每个人身上的烙印和命运的拐点。在与原村民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交出的是信任和真情，有的原村民把家里的事情告诉我，希望我帮忙想办法出主意。2019年我先后吃过3个社区的年夜饭，参加过两位原村民的生日宴，与多个原村民做过深入交流。

深入生活是重塑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熔铸大我的过程。通过结交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朋友，我深切感受到了原村民朴实的情感、真实的疼痛和当下的困境。正是这点点滴滴，不断地在校正着我的想法，影响并改造着我的小说观

和生活态度。在与多位股民交流时，我深入了解了工业园区的使用和闲置土地情况，参加股改会议，掌握股改进程，了解原村民当下的困境；采访多位赴港工作的原村民时，发现了他们的养老问题迫在眉睫；深入问题家庭走访时，见过被家暴的妇女和走上歧途的少年；与外来媳妇、外来女婿交流时，发现了他们因文化差异而改变的初衷；在市、区查找有关史料时，不只了解到他们当下的处境，也看到了他们从水上到陆地，从农民到居民颠簸的半生。

主题创作并非易事，需要扎根土地，深入生活，并尊重日常逻辑；需要不断发现并认识自己的短板和问题；需要不断学习各种史料，掌握各领域的知识，了解相关政策，不断发现自身的盲区，并打通各种壁垒；需要了解当下社会变革和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同时又不能被材料束缚、被眼前图景遮蔽，失去作家独立的判断并限制想象和思想的飞翔。在深入生活、司法、妇联、戒毒等部门调研，参加社区经济、社会治理等会议，与街道、社区负责人交流时，我了解到街道和社区的工作量已十分饱和。

作为作家，我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

群体的、命运的大事，他们的人生比舞台上的戏剧更加蹉跎，更加辗转，更加跌宕。他们不只是纸上的人物，而是一个个具体而真实的深圳原村民，40多年来，他们顾全大局，牺牲小我，用特有的方式做出奉献，这也是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必要保障。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最先想到了陈有光这个人物，一个脱离集体后又重新回到集体怀抱的深圳原村民，其次是围绕他一家发生的各种故事：包括阿见惦记他的老屋和宅基地，采取各种不法手段骗取集体资产；包括社区干部钟欣欣大喜功，简单粗暴一错再错；包括为了保住陈有光的房产而一意孤行、违反章程最终被撤职的社区原主任；包括多次尝试说服陈有光带领全家学习技能，参加公司活动，重新回到集体怀抱，走向共同富裕的现任社区主任郭正安……

写作是一个作家暴露自己短板的过程，也是一个作家认识自己的过程，是梳理和反思的过程，也是不断成长的历程。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储备不足都将影响作家的心态和作品的深度、广度。当我再次读到《创业史》，不禁被柳青志存高远、胸怀天下、十年磨一剑的雄心和毅力所感动。时代呼唤着与现实生活同行的伟大作品，而一个作家的成长过程是漫长的，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实践，这就需要作家们在生活中扎下根来，在一次次的磨炼中掌握创作要领。深入生活不是一时一地，而是作家永恒的课题，需要贯穿到作家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去。深入生活主题创作活动是广东作家创作上的机遇，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节点，通过深入生活和不断学习，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与努力的方向，收获了宝贵的人生经验，收获了蜕变与成长、耐力与毅力、理解与宽容，人生也将变得开阔和充盈。